

## 用心倾听来自红土地的声音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 颜慧



本报讯 6月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倾听红土地的声音·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代表中国作协对远道而来的云南朋友们表示欢迎,向长期为云南及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作出贡献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文学组织工作者们表示诚挚敬意。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丹增,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云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尹欣,云南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郑明,云南省作协主席黄尧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主持。

铁凝说,提起云南,人们立刻会想到她奇异的自然风貌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丽江古城、东巴文、纳西古乐等等,令人心驰神往。世代生活在七彩云南的众多少数民族和汉族长期交流、沟通、融合,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文化。从古至今,云南各少数民族用质朴、美妙的文学形式,铭刻着民族的记忆和情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断涌现着一批批优秀作家,他们带领我们认识云南、了解云南,让我们对这片土地魂牵梦绕。云南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为当代文学史书写了瑰丽的篇章。

铁凝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空前迸发,为当代文学注入生机和活力,为增

强民族团结和边疆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作品搭建起文学的彩桥,将各少数民族与世界、与飞速发展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悉心研究他们的创作,分析他们的经验,很有意义。

铁凝强调,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怀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正在进入繁荣发展的黄金期。在前不久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长春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精品力作。刘云山同志在与鲁院第十二期高研班学员座谈时,对少数民族作家们提出了殷切期望。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是一项长期、光荣的事业,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时代和人民召唤着我们,广大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认真研讨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相信会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带来更加温暖的激励。

此次会议是中国作协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系列研讨的第二站。会议以彝族作家普飞、哈尼族作家存文学、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佤族诗人聂勒、德昂族女诗人艾课木诺、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傈僳族作家李贵明和白族作家张乃光等8位作家的作品为基点,以点带面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取得的可喜成果。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余年,是云南少

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最好、成果最显著的时期。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文艺方针指引下,在云南省委提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强省”战略目标引导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目前,已基本建成一支包括老中青以及各民族在内的结构合理、梯次完整的作家队伍,2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创作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蕴藏很大的发展潜力。当下,少数民族作家已经成为云南文学事业发展繁荣的骨干、主体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不是一个一个出现,而是一个群体一个群体地涌现,在全国逐步产生影响的有“小凉山”彝族普米族诗歌群、“香格里拉”藏族普米族彝族诗歌群、“红河”哈尼族诗歌群等,呈现出创作旺盛的繁荣景象。此外,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坚持编辑发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期刊30余年;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坚持母语创作和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互译、出版,多年不辍。正是有了他们的长期努力,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才得以不断扩大在全国、乃至周边国家的文化辐射和影响,为保卫边疆、维护各民族团结和谐作出了积极贡献。

云南少数民族作家、评论家及在京的部分学者、评论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叶梅、包明德、韩作荣、高建平、吴义勤、尹汉胤、梁鸿鹰、彭学明、吴思敬、程光炜、赵忠志、胡军、牛玉秋、李东华、纳杨、胡性能、潘灵、纳张元、李朝德等参加了研讨会。

## 马原:这20年,我没有一刻不想回来



就意味着生计重新有了保障,生命得以有效延续。不写小说时,“小说家马原”是个空荡荡的名号,今天他又恢复到“小说家马原”这个身份上来,这是最重要的。

记者:既然“小说家”是你最看重的身份,当年为什么说不写就不写了?

马原:我写小说从量

的减少到最终停下,大概有几年的过渡。1988年创作状态还行,到1990年已大不如前了,最后一篇小说大概是在1991年。从1989年开始公众忽然对小说不关心了,这和之前的文学氛围相差很大。上世纪80年代是特别适合文学的年代,有太多人都在读小说,那时我们去大学讲课真觉得自己是英雄,觉得自己的劳动得到了充分尊重。但之后,人们确实忽然对小说不关心了,我不愿为不专注的读者写作。优秀的小说家在写的时候一定是全力以赴,发现你的读者对小说漠不关心是件让人沮丧的事,文学已经边缘化了。

再就是我前面说的写作遇到了瓶颈。我对写作要求很严,有天突然发现写不出好小说来了就决定不写,其实很多人迈不过这道坎儿,比如海明威、茨威格、三毛。至于原因没法解释,好像有天某尊神突然把我的主神经抽掉了,在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写不出来了,写小说的能力丢得那么突如其来,正如它来得那么突如其来。是我的知识、想象力、逻辑、正常的思维不在吗?我的手在、眼睛也在,可就是写不出来,没有办法。

记者:2001年你公开说“小说已死”,当时王蒙说“是马原的小说死了”,你为什么这么说?

马原:我说“小说已死”时已在大学当老师了,开始认真看小说的处境。2001年电脑普及,传统纸媒向屏显过渡,纸本阅读式微,而小说刚好是由纸媒承载的。在这种情形下,我提出“小说已死”是说“传统意义的小说已经死了”,即小说作为公共艺术的历史已经结束,它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境遇——博物馆艺术,就像

话剧、诗歌一样,在极小范围内传播、或者在特定场合使用。

网络当然,却并没有诞生新的叙事文本,你能说微博这种叙事文本是“新小说”吗?能说痞子蔡的聊天室记录体小说、郭敬明的作品是真正主流的小说吗?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方法论,但也没有形成新的小说(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我坚持把经典意义的小说和流行的叙事文本分开,它们是不同的。而且我坚信,经典长篇小说特别不适合在屏幕上阅读和创作,在屏幕上看长篇完全是酷刑,连读都不适合,更何况写?网络新媒体势必带来新的叙述,但这种叙述尚未诞生。今天一本纯文学作品能卖出5万本就是畅销书了。小说没死吗?小说没进博物馆吗?所以我现在基本还是保留这样的观点,作为经典意义的、大众的、公共的小说已经死了,它已经变身为博物馆艺术的小说。

记者:积累这么多年后写出的这部《牛鬼蛇神》究竟要表达什么,试图传递给读者什么?

马原:小说叫《牛鬼蛇神》是因为两个人物一个属牛,一个属蛇,属牛的敬鬼,属蛇的敬神,他们都有原型,刚好又有“牛鬼蛇神”这个词,这都是巧合。小说实际上就是两个男人的故事,“文革”的11天大串联经历是中国式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两个小孩子到各地游走,他们最初的人世经验自那次相识开始,从此走上了各自的人生之路。

小说中有许多关于人类及与人类相伴的神秘力量的故事,这是我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神秘力量的关系的思考,对生命传承的秩序、神秘生命的认知。生命中许多“神迹”和“神奇”让我景仰,我深深敬佩造物的伟力。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回到事实、常识层面去讨论问题。

我希望读者、这个社会能恢复自我检视的能力,过度的城市化、资源的滥开滥采对地球造成了严重的戕害。一切都以钱为标尺,娱乐化阅读成为潮流。谁才是这个时代最有智慧、最值得尊重的人?除了膜拜财富,我们是不是能拨出一些空间给财富以外的另一种智慧。当然小说家能做的有限,写书首先是自我净化,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妥协是难免的,但也要有自己的立场、态度,我的写作实际上就表明了我的态度。

## 贾庆林李长春等观看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茶馆》

据新华社电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6月8日晚来到首都剧场,与首都观众一起观看北京人艺经典话剧《茶馆》。

他们对北京人艺60华诞表示热烈祝贺,对北京人艺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向老一辈艺术家和全院演职员致以亲切慰问,勉励他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断改革创新、加快发展,多出精品力作、多出优秀人才、多出新鲜经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一同观看了演出。

由文学巨匠老舍编剧,焦菊隐、夏淳导演的话剧《茶馆》是中国现代话剧的经典代表作品,自1958年首演以来,常演不衰,成为北京人艺的“看家戏”。《茶馆》共分3幕,通过一家小茶馆的兴衰,勾勒出旧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人生百态。演出过程中,观众对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冯远征、何冰、吴刚等演员的精彩演出报以热烈的掌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具有独特表演风格的国家级话剧院,成立于1952年6月12日,首任院长为戏剧大师曹禺。60年来,北京人艺上演了以《龙须沟》《茶馆》《雷雨》《天下第一楼》等为代表的优秀剧目近300个,为繁荣中国文艺舞台,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发展中国话剧艺术作出了贡献。

演出结束后,贾庆林、李长春等走上舞台,与演员人员一一握手,亲切交谈,祝贺演出成功。

(杨维汉)

## 非遗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本报讯(记者 徐健) 文化部日前召开十七大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及2012年“文化遗产日”新闻发布会。文化部非遗司司长马文辉介绍了十七大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法律制度建设、保护机制建设、保护方式探索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马文辉指出,我国有中国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初步形成:完成了第一次全国非遗资源普查;公布了1219项国家级非遗名录;命名了1488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促进了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濒危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抢救性记录,推动了生产性保护的方式方法,建设了12个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成功申报36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同时,他也指出了非遗保护中存在的“重开发轻保护”现象、代表性项目保护工作不够细致深入、传承人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基层保护工作队伍亟待提高等问题。

据介绍,文化部今年“文化遗产日”将围绕“活态传承、重在落实”主题,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典籍记忆系列展”、“第四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苏州论坛”等多种特色活动。

## 《天歌》:为中国航天人立传

本报讯(记者 王亮)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年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一次次腾飞,让中国航天事业实现了一个个历史性跨越。本月中旬,长征火箭将再次问鼎苍穹,将载有中国航天员的“神舟九号”飞船送入太空,并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进行交会对接。值此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即将执行我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任务之际,作家出版社日前推出了何建明、天泉创作的反映中国航天50余载光辉历程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增补版)。6月9日,由文艺报社、作家出版社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天歌》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廖奔,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罗晓阳、原党委副书记李光亚,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

陵、副总编辑张水舟,《文艺报》副总编辑王山及在京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天歌》以气势磅礴的笔力讲述了一直被神秘色彩笼罩的中国导弹及运载火箭的研制故事,通过大量真挚感人、鲜为人知的细节和震撼人心的场景,彰显了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卫星和载人飞船的辉煌业绩,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气魄相传、精神互勉的五代航天人的情怀,还原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一路崛起的历程。该书人物鲜活生动,结构上时空交错、纵横延伸,故事的选择、人物的开掘、语言的激情和哲理等构成了作品独具的文学风格和艺术特色。在我国众多航天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天歌》成为了一道光彩夺目的风景线,是一部富有时代精神、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的文学精品力作。

事不同的内涵。这部小说在形式上没有新的探索要留给读者、评论家去发现。当年吴亮提出“马原的叙述圈套”影响很大,但其实我的小说不止关注形式。有个朋友说当时把我的小说定位为“形式主义”,他觉得很不忿。其实,我小说里探讨了许多宏大的、形而上的主题,但确实可能比较小众。世界一直以它本来的样子存在,只是人们的关注点不同而已。

记者:对于这部小说能听到各种评价。比如格非、韩少功等说这是部难得的好小说;但也有人批评马原的归来没能带来新鲜的东西,故事远离了当下和人群,那些纯粹的论述打乱了叙事节奏等。你怎么回应这些评价?

马原:至今我听到的最高褒奖是我今天的小说和当年是“无缝对接”,这就是说我现在写的和30岁时候基本没差别,许多话都是老朋友、老读者说的,他们有些爱屋及乌,我把它们当作鼓励,常提醒自己要自知。读者的期待和落空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实际上任何一次阅读都有建立期待、拆除期待的过程,有些评论文章因为没读过,所以我没法直接回答。

关于脱离当下与人群。我的小说一直都是写当代的,还真没写过古代或是年代不详的故事。我写的全是眼下,我和我周围的人的故事,只是每个人对世界的切入点不同,我不关心今天的西藏有了易拉罐、八角街改了名,我写的是亘古以来的西藏。这个世界永远都是见仁见智的,每个人从中看到不同的东西。小说家应该有两种,一种小说家的功能正逐渐被电视剧编剧取代,还有一部分小说家则关心世界中那些不直观的、绝对的、形而上的部分,这些小说家不必跟生活近距离接触。

关于从第三章到第0章的结构安排。有读者不喜欢第0章的论述,那是我为了归零刻意为之,这样读者可以少走弯路,对汉人来说“零”就是没有,我在暗示读者到此可以跳过去不读。我总不能在小说里标上“此处可以不读”吧,那也太跳脱了。关于论述打乱叙事。这是我小说一以贯之的方法,我就是喜欢布莱希特的间离方法,写着写着就突然跳出来说“我写着玩儿呢,你别当真”,我不喜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喜欢把读者拉进来,让他们身临其境,跟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其他小说是用直接间离法,这部小说是间接间离法。但因为听到了质疑,我和出版方商量能不能再出一个版本,把每卷的第0章拿掉,给那些不希望在我小说里看到哲学思考的读者一本干净的、纯粹的小说。

记者:你在小说叙事上的探索影响了许多人,这部小说在艺术形式上有没有新的探索、发现?

马原:小说是一种方法论,所有的故事都被写过了,再讲只能是通过不同的方法赋予故

(李晓晨)